宋史/卷4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十七 ◄

宋史
卷四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

► 卷四百十九

吳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爚 章鑒 陳宜中 文天祥

吳潛

吳潛，字毅夫，宣州寧國人。秘閣修撰柔勝之季子。嘉定十年進士第一，授承事郎、簽鎮東軍節度判官。改簽廣德軍判官。丁父憂，服除，授秘書省正字，遷校書郎，添差通判嘉興府，權發遣嘉興府事。轉朝散郎、尚書金部員外郎。

紹定四年，遷尚右郎官。都城大火，潛上疏論致災之由：「願陛下齋戒修省，恐懼對越，菲衣惡食，必使國人信之，毋徒減膳而已。疏損聲色，必使天下孚之，毋徒徹樂而已。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，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。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，而必敬必戒，以恆舞酣歌為亂亡之宅，而不淫不洪。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，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。然後，明詔二三大臣，和衷竭慮，力改弦轍，收召賢哲，選用忠良。貪殘者屏，回衺者斥，懷姦黨賊者誅，賈怨誤國者黜。毋併進君子、小人以為包荒，毋兼容邪說、正論以為皇極，以培國家一線之脈，以救生民一旦之命。庶幾天意可回，天災可息，弭災為祥，易亂為治。」

又言：「重地要區，當豫畜人才以備患。論大順之理，貫通天人，當以此為致治之本。」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：一曰格君心，二曰節奉給，三曰振恤都民，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，五曰用良將以御外患，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。授直寶章閣、浙東提舉常平，辭不赴。

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，遷太府少卿、淮西總領。

又告執政，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，以為：「金人既滅，與北為鄰，法當以和為形，以守為實，以戰為應。自荊襄首納空城，合兵攻蔡，兵事一開，調度寖廣，百姓狼狽，死者枕藉，使生靈肝腦塗地，得城不過荊榛之區，獲俘不過曖昧之骨，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，邊臣誤國之罪，不待言矣。聞有進恢復之畫者，其算可謂俊傑，然取之若易，守之實難。征行之具，何所取資，民窮不堪，激而為變，內郡率為盜賊矣。今日之事，豈容輕議。」自後，興師入洛，潰敗失亡不貲，潛之言率驗。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、知建康府、江東安撫留守。上疏論保蜀之方，護襄之策，防江之算，備海之宜，進取有甚難者三事。

端平元年，詔求直言，潛所陳九事：「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，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，三曰篤人倫以為綱常之宗主，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脈，五曰廣畜人才以待乏絕，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，七曰邊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，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，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。」以直論忤時相，罷奉千秋鴻禧祠。改秘閣修撰、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，主管江西安撫司。擢太常少卿，奏造斛斗輸諸郡租，寬恤人戶，培植根本，凡十五事。

進右文殿修撰、集英殿修撰、樞密都承旨、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州，五辭不允。又言和戰成敗大計，宜急救襄陽等事。貽書執政，論京西既失，當招收京淮丁壯為精兵，以保江西。權工部侍郎、知江州，辭不赴。請養宗子以係國本，以鎮人心。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。論士大夫私意之敝，以為：「襄、漢潰決，興、沔破亡，兩淮俶擾，三川陷沒。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，士習已壞，以靜專察群情，以剛明消眾慝，警於有位，各勵至公。毋以術數相高，而以事功相勉；毋以陰謀相訐，而以識見相先。協謀並智，戮力一心，則危者尚可安，而衰證尚可起也。」又請分路取士，以收淮、襄之人物。

試工部侍郎、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改知平江府，條具財計凋敝本末，以寬郡民，與轉運使王埜爭論利害。授寶謨閣待制，提舉太平興國宮，改玉隆萬壽宮。試戶部侍郎、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。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。改寶謨閣直學士，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，權兵部尚書、浙西制置使。申論防拓江海，團結措置等事。進工部尚書，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，乃論艱屯蹇困之時，非反身修德，無以求亨通之理。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，而俟太子之生。帝嘉納。兼侍讀經筵，以臺臣徐榮叟論列，授寶謨閣學士、知紹興府、浙東安撫使，辭，提舉南京鴻慶宮。遂請致仕，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，辭。

丁母憂，服除，轉中大夫、試兵部尚書兼侍讀，轉翰林學士、知制誥兼侍讀，改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，進封金陵郡侯。以亢旱乞罷，免，改資政殿學士、提舉洞霄宮，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。徙知紹興府、浙東安撫使。

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。入對，言：「國家之不能無敝，猶人之不能無病。今日之病，不但倉、扁望之而驚，庸醫亦望而驚矣。願陛下篤任元老，以為醫師，博採眾益，以為醫工。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，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。」

淳祐十一年，入為參知政事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。明年，以水災乞解機政。以觀文殿大學士、提舉洞霄宮。又四年，授沿海制置大使，判慶元府。至官，條具軍民久遠之計，告於政府，奏皆行之。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，代民輸帛，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。以久任丐祠，且累章乞歸田里，進封崇國公，判寧國府。還家，以醴泉觀使兼侍讀，召入對，論畏天命，結民心，進賢才，通下情。帝嘉納。拜特進、左丞相，進封慶國公。奏：「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，以決處置之宜。」改封許國公。

大元兵渡江攻鄂州，別將由大理下交阯，破廣西、湖南諸郡。潛奏：「今鄂渚被兵，湖南擾動，推原禍根，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為虛議，迷國誤軍，其禍一二年而愈酷。附和逢迎，嬖阿諂媚，積至於大不靖。臣年將七十，捐軀致命，所不敢辭。所深痛者，臣交任之日，上流之兵已逾黃、漢，廣右之兵已蹈賓、柳，謂臣壞天下之事，亦可哀已。」

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：「蓋自近年公道晦蝕，私意橫流，仁賢空虛，名節喪敗，忠嘉絕響，諛佞成風，天怒而陛下不知，人怨而陛下不察，稔成兵戈之禍，積為宗社之憂。章鑑、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，傾心附麗，躐躋要途。蕭泰來等群小噂沓，國事日非，浸淫至於今日。陛下稍垂日月之明，毋使小人翕聚，以貽善類之禍。沈炎實、趙與　　之腹心爪牙，而任臺臣，甘為之搏擊。姦黨盤據，血脈貫穿，以欺陛下。致危亂者，皆此等小人為之。」又乞令大全致仕，炎等與祠，高鑄羈管州軍。不報。

屬將立度宗為太子，潛密奏云：「臣無彌遠之材，忠王無陛下之福。」帝怒潛，卒以炎論劾落職。命下，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，不報，謫建昌軍，尋徙潮州，責授化州團練使、循州安置。潛預知死日，語人曰：「吾將逝矣，夜必雷風大作。」已而果然，四鼓開霽，撰遺表，作詩頌，端坐而逝。時景定三年五月也。循人聞之，咨嗟悲慟。德祐元年，追復元官，仍還執政恩數。明年，以太府卿柳岳請，贈謚，特贈少師。

程元鳳

程元鳳，字申甫，徽州人。紹定元年進士，調江陵府教授。端平元年，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。丁母憂。淳祐元年，遷禮、兵二部架閣，以父老不忍去側，遷太學正，以祖諱辭，改國子錄。父憂，服闋，遷太學博士，改宗學博士。以《詩》、《禮》講榮王府。旁諷曲諭，隨事規正，多所裨益，王亦傾心敬聽。輪對，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。理宗覽之曰：「有古遺直風。」

六年，進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。七年，兼權右司郎官，遷著作郎，仍權右司郎官。輪對，指陳時病尤激切，當國者以為厲己。丐外，知饒州。郡初罹水災，元鳳訪民疾苦，夙夜究心，修城堞，置義阡，寬誅求，察誣證。進江、淮、荊、浙、福建、廣南都大提點坑冶，仍兼知饒州冶司，歲有冬夏帳銀，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斂之不足者。芝生治所，眾以治行之致，元鳳曰：「五穀熟則民蒙惠，此不足異也。」

召奏事，辭，不允，遷右曹郎官。疏言實學、實政、國本、人才、吏治、生民、財計、兵威八事。尋兼右司郎官，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。丞相鄭清之久專國柄，老不任事，臺官潘凱、吳燧合章論列，清之不悅，改遷之，二人不拜命去。元鳳上疏斥清之罪，其言明白正大，凱、燧得召還。有事於明堂，元鳳疏言：「祈天以實不以文」。又言邊備，謂「當申儆軍實，以起積玩之勢。」及言濫刑之敝。十二年，拜右正言兼侍講，以祖諱辭。詔權以右補闕繫銜。上疏論格心之學，謂「革士大夫之風俗，當革士大夫之心術。」至於文敝、邊儲、人才、民心、儲將帥、救災異，莫不盡言。

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，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，司業蔡抗又力言之，元鳳數其罪劾之。奏上，以晦為大理少卿，抗為宗正少卿。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，以安士心。乃命抗仍兼司業，晦予郡。

升殿中侍御史，仍兼侍講。京城災，疏言：「輟土木無益之役，以濟暴露之民；移緡流泛濫之恩，以給顛沛之眾。務行寬大之政，固結億兆之心。旁招俊乂，而私昵無濫及之恩；屏去奸私，而貪黷無覆出之患。謹便嬖之防，而不使之弄權；抑恩澤之請，而不至於無節。」言多剴切。

寶祐元年，兼侍讀，遷侍御史，言法孝宗八事。薦名士二十餘人，進尚書吏部侍郎兼中

書舍人，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仍兼侍讀。亟辭，出關，不允。有事於南郊，元鳳為執綏官，答問多所開陳。帝因欲幸西太乙宮，力諫止之。三年，遷權工部尚書，力求補外，特授端明殿學士、同簽書樞密院事。

蜀境與沅、靖交急，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，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士璧為鎮撫。元鳳請下荊南，調兵援蜀，移呂文德上沅、靖。進依前職，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，進參知政事，尋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，進封新安郡公。力辭，御筆勉諭，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。疏奏正心、待臣、進賢、愛民、備邊、守法、謹微、審令八事。高、孝、光、寧四朝國史未就，奏轉任尤焴領其事，纂修成之。會丁大全謀奪相位，元鳳力辭，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、福建安撫使。又力辭，依前職，提舉洞霄宮。

開慶兵興，上手疏收人心、重賞罰、團結民兵數事。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。四上章乞免。三年，御筆趣行，奏免修明局米五萬石。拜特進，依前職。充醴泉觀兼侍讀。度宗即位，進少保。三年，拜少傅、右丞相兼樞密使，進封吉國公，以言罷，依舊少保、觀文殿大學士、醴泉觀使。乞致仕，不許。四年，罷觀使，以守少保、觀文殿大學士致仕。卒，遺表聞，帝震悼輟朝，特贈少師。

元鳳之在政府也，一契家子求貳令，元鳳謝之曰：「除授須由資。」其人累請不許，乃以先世為言。元鳳曰：「先公疇昔相薦者，以某粗知恬退故也。今子所求躐次，豈先大夫意哉？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，某所不敢。」有嘗遭元鳳論列者，其後見其可用，更薦拔之，每曰：「前日之彈劾，成其才也；今日之擢用，盡其才也。」所著《訥齋文集》若干卷。

江萬里

江萬里，字子遠，都昌人。自其父燁始業儒。大父璘，鄉稱善人，其鄰史知縣者誇其能杖嘩健士，璘俯首不答，歸語燁曰：「史祖父故寒士，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，於我心有不釋然。審爾，史氏且不昌，汝其戒之。」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，曰：「以汝家長有善言，故來。」已而有娠，生萬里。少神雋，有鋒穎，連舉於鄉。入太學，有文聲。理宗在潛邸，嘗書其姓名几研間。以舍選出身，歷池州教授，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，兩浙安撫司幹辦公事。召試館職，累遷著作佐郎、權尚左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。知吉州，創白鷺洲書院，兼提舉江西常平茶鹽。召為屯田郎官，未行，遷直秘閣、江西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。創宗濂書院。遷考功郎官，命旋寢。久之，以駕部郎官召，遷尚右兼侍

講。

史嵩之罷相，拜監察御史，仍兼侍講。未幾，遷右正言、殿中侍御史，又遷侍御史，未及拜。萬里器望清峻，論議風采傾動一時，帝眷注尤厚。嘗丐祠、省母疾，不許。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，旋以母病聞，萬里不俟報馳歸，至祁門得訃。而議者謂萬里母死，秘不奔喪，反挾妾媵自隨，於是側目萬里者，相與謄謗。萬里無以自解，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。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。

賈似道宣撫兩浙，辟參謀官。及似道同知樞密院，為京湖宣撫大使，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，為參謀官。大元兵圍鄂，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，萬里遷刑部侍郎。似道入相，萬里兼國子祭酒、侍讀。入對，遷權吏部尚書，又拜端明殿學士、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。隨以言者去官。後以原職知建寧府兼權福建轉運使。已而，加資政殿學士，依舊職，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。

度宗即位，召同知樞密院事，又兼權參知政事，遷參知政事。萬里始雖俯仰容默，為似道用，然性峭直，臨事不能無言。似道常惡其輕發，故每入不能久在位。似道以去要君，帝初即位，呼為「師相」，至涕泣拜留之。萬里以身掖帝云：「自古無此君臣禮，陛下不可拜，似道不可復言去。」似道不知所為，下殿舉笏謝萬里曰：「微公，似道幾為千古罪人。」然以此益忌之。

帝在講筵，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，似道不能對，萬里常從旁代對。時王夫人頗知書，帝語夫人以為笑。似道聞之，積慚怒，謀逐之。萬里四丐祠，不候報出關。加資政殿大學士、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不拜，予祠。後二年，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，召拜參知政事，進封南康郡公，既至，拜左丞相兼樞密使。丐祠，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，辭，依舊職，提舉洞霄宮。又授知潭州、湖南安撫大使，加特進，尋予祠。時咸淳九年，萬里年七十有六矣。

明年，大元兵渡江，萬里隱草野間，為游騎所執，大詬，欲自戕，既而脫歸。先是，萬里聞襄樊失守，鑿池芝山後圃，扁其亭曰「止水」，人莫諭其意，及聞警，執門人陳偉器手，曰：「大勢不可支，余雖不在位，當與國為存亡。」及饒州城破，軍士執萬頃，索金銀不得，支解之。萬里竟赴止水死。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，積屍如疊。翼日，萬里屍獨浮出水上，從者草斂之。萬里無子，以蜀人王橚子為後，即鎬也。事聞，贈太傅、益國公，後加贈太師，謚「文忠」。

萬頃歷守大郡，為提舉江西常平茶鹽，官至正郎。城破時，郴州守趙崇榛寓居城中，亦死之。

王爚

王爚，字仲潛，一字伯晦，紹興新昌人。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，知常熟縣。紹定四年，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州。五年，差知滁州。端平元年，知瑞州。嘉熙元年，提轄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。二年，遷籍田令兼督視幹辦公事。淳祐二年，改監三省樞密院門，乞免所居官，詔從之。四年，再任。五年，遷太府寺丞、秘書丞，戶部郎官、淮西總領，主管右曹。六年，為尚書左司員外郎。賜對，乞祠，不許。七年，遷秘書少監，以侍御史周坦言，罷為福建提點刑獄，差知溫州。十年，差知寧國府，遷太府卿。

寶祐元年，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兼權兵部侍郎，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。疏奏：「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，懼危而圖安，哀恫警省，修德行政，摧抑群陰之氣焰，保護微陽之根本。批札畢杜於私蹊，官賞宏辟於正路。使內治明如天日，外治勁如風霆。則精神運動，陽彙昭蘇，世道昌明，物情熙洽。上以迓續天命於謨告之餘，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。其孰能御之。」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。五年，京湖宣撫大使趙葵辟為判官。

開慶元年，召赴行在，授集英殿修撰、樞密都承旨、權吏部侍郎。景定元年，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，為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。極言正論，太子聽而說之，帝聞之甚喜。二年，遷禮部尚書，權吏部尚書，加龍圖閣學士、知平江府、淮浙發運使。五年，召赴行在，進端明殿學士，提舉佑神觀兼侍讀。召赴行在。

咸淳元年二月，拜簽書樞密院事；閏月，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。二年，以疾乞祠，不許。乞放歸田里。帝遣尚醫視之，且賜食，復兩乞歸，皆不許。二年，拜參知政事。三年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立皇太子，加食邑，三辭免官，不許。乞奉祠、休假，皆不許。最後乞祠祿，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。四辭免，不許。七年，台州言：「乞差爚充上蔡書院山主，」詔從之。八年，加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，詔遣刑部郎官董樸起之，四上疏辭免，始從之。十年，乞致仕，不許。十一月，以爚為左丞相，章鑑為右丞相，併兼樞密使。尋授爚特進，加食邑。乞致仕，兩乞辭免，皆不許。

德祐元年，兩乞改命經筵，庶可優閒，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，皆不許。右丞相章鑑、參知政事陳宜中奏「諭留燸以鎮人心，以康世道」。從之。燸兩請毋暑省院公禷，不許；又奏：「乞將臣先賜罷斥，臣本志誓死報國，願假臣以宣撫招討等職，臣當招募忠義，共圖興復。」鑑、宜中又奏燸單車絕江，已至蕭山，乞遣中使趣還治事。乃授觀文殿大學士、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，置司在京，以備咨訪。乞解大使職名，不許。進少保、左丞相兼樞密使，尋加都督諸路軍馬。累辭，皆不許。

奏言：「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，正以一私蟠塞，賞罰無章故也。救之之策，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。大明賞罰，動合乎天，庶幾人心興起，天下事尚可為也。」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，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。六月庚子朔，日食，燸奏：「日食不盡僅一分，白晝晦冥者數刻。陰盛陽微，災異未有大於此者。臣待罪首相，上佐天子理陰陽，下遂萬物，外鎮諸侯，皆其職也。氛祲充塞而未能消，生民塗炭而未能拯，反覆思之，咎實在臣，乞罷黜以答天譴。」答詔不許，第降授金紫光祿大夫而已。辭降官，乞罷斥，又不許。

尋進平章軍國重事，辭，不許。或請：「出宜中或夢炎出督吳門，否則臣雖老無能為，若效死封疆，亦不敢辭。」詔三省集議。乞罷平章事，不許。京學生上書詆宜中，宜中亦上疏乞骸骨。初，宜中在相位，政事多不關白燸，或謂京學之論，實燸嗾之。

七月壬辰，詔：「給、舍之奏三入，燸與宜中必難共處，兼燸近奏乞免平章侍經筵，辭氣不平，誠有如人言者矣。」遂罷燸平章，依前少保、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。燸為人清修剛勁，似道歸天台葬母，過新昌，燸獨不見之。後以元老入相位，值國勢危亡之際，天下所屬望也，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。

章鑑

章鑑，字公秉，分寧人。以別院省試及第，累官中書舍人、侍左郎官、崇政殿說書，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，遷同知樞密院事。咸淳十年，王燸拜左丞相，鑑拜右丞相，併兼樞密使。明年，大元兵逼臨安，鑑託故徑去。遣使亟召還朝，既至，罷相予祠。殿帥韓震之死，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。至是，御史王應麟繳其錄黃，謂震有逆謀，鑑與淵子曲芘之。坐是削一官，放歸田里。

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，霜晨，鑑方擁敗衾臥，兵士至，大索其室，惟敝篋貯一玉杯，餘無一物，人頗嘆其清約。鑑在朝日，號寬厚，然與人多許可，士大夫目為「滿朝歡」云。

陳宜中

陳宜中，字與權，永嘉人也。少甚貧，而性特俊拔。有賈人推其生時，以為當大貴，以女妻之。既入太學，有文譽。寶祐中，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權幸盧允升、董宋臣，困得寵於理宗，擢為殿中侍御史，在臺橫甚。宜中與黃鏞、劉黻、林測祖、陳宗、曾唯六人上書攻之。大全怒，使監察御史吳衍劾宜中，削其籍，拘管他州。司業率十二齋生，冠帶送之橋門之外，大全益怒，立碑學中，戒諸生亡妄議國政，且令自後有上書者，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。由是，士論翕然稱之，號為「六君子」。宜中謫建昌軍。

大全既竄，丞相吳潛奏還之。賈似道入相，復為之請，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。景定三年，廷試，而宜中中第二人。六人之中，宜中尤達時務。由紹興府推官、戶部架閣、秘書省正字、校書郎，數年遷監察御史。

程元鳳再相，似道恐其侵權，欲去之。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，基宗社之禍。命格，除太府卿。宜中亦自請外，為江東提舉茶鹽常平公事。四年，改浙西提刑。五年，召為崇政殿說書，累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。七年，閩閫帥，以敷文閣待制、知福州。在官得民心，歲餘入為刑部尚書。十年，拜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。

德祐元年，陞同知樞密院事。二月，似道喪師蕪湖，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。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，宜中問似道所在，應龍以不知對。宜中以為似道已死，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。似道行時，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，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，宜中召震計事，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，以示不黨於似道。

時右丞相章鑑宵遁，曾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。詔以王爚為左丞相，拜宜中特進、右丞相。四月，爚還朝論事，即與宜中不合。臺臣孫嶸叟請竄籍潛說友、吳益、李珏，宜中以為「簿錄非盛世事，祖宗忠厚，未嘗輕用之。珏方召入朝，遽加重刑，恐後無以示信」。爚力爭，以為當如嶸叟議。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，爚與宜中俱乞罷政，請以夢炎為相。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為左丞相，夢炎為右丞相，爚進平章軍國重事。爚拜命，即日僦民居，以丞相府讓宜中，宜中上疏，以為「一辭一受，何以解天下之譏」，亦去。遣使數輩遮留之，始至。

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，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。爚請以一丞相建閫吳門，以護諸將；不然，則己請行。宜中愧，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。事下公卿議，不決。七月，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。爚奏言：「事無重於兵，今二相並建都督，廟算指授，臣不得而知。比者，六月出師，諸將無統。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，而必為此請者，蓋大敵在境，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。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，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？臣既不得其職，又不得其言，乞罷免。」不允。

爚子弟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，數宜中過失數十事，其略以為：「趙溍、趙與鑑皆棄城遁，宜中乃借使過之說，以報私恩。令狐槩、潛說友皆以城降，乃受其包苴而為之羽翼。文天祥率兵勤王，信讒而沮撓之。似道喪師誤國，陽請致罰而陰佑之。大兵薄國門，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。宰相當出督，而畏縮猶豫，第令集議而不行。呂師夔狼子野心，而使之通好乞盟。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，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，指授失宜，因以敗事。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。」

臨安府捕逮京學生。召之亦不至。太皇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，使勉諭之，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，乃拜醴泉觀使。十月壬寅，始造朝，尋為右丞相，然事已去矣。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為兵，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，人皆以為笑。十一月，遣張全合尹玉、麻士龍兵援常州，玉與士龍皆戰死，全不發一矢，奔還。文天祥請誅全，宜中釋不問。已而，常州破，兵薄獨松關，鄰邑望風皆遁。

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，即率群臣入宮請遷都，太皇太后不可。宜中痛哭請之，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，給百官路費銀。及暮，宜中不入，太皇太后怒曰：「吾初不欲遷，而大臣數以為請，顧欺我邪？」脫簪珥擲之地，遂閉閤，群臣求內引，皆不納。蓋宜中實以明日遷，倉卒奏陳失審耳。

宜中初與大元丞相伯顏期會軍中，既而悔之，不果往。伯顏將兵至皋亭山，宜中宵遁，陸秀夫奉二王入溫州，遣人召宜中。宜中至溫州，而其母死。張世傑舁其棺舟中，遂與俱入閩中。益王立，復以為左丞相。井澳之敗，宜中欲奉王走占城，乃先如占城諭意，度事不可為，遂不反。二王累使召之，終不至。至元十九年，大軍伐占城，宜中走暹，後沒於暹。

宜中為人多術數，少為縣學生，其父為吏受贓當黥，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。克愚

以為黠吏，卒置之法。其後宜中為浙西提刑，克愚郊迎，宜中報禮不書銜，亦云「部下民陳某」，克愚皇恐不敢受，袖而謝之。宜中陽禮之，而陰摭其過，無所得。其後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，忤似道，廢罷家居。宜中入，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，似道令章鑑劾之，貶嚴州。克愚之死，宜中擠之為多。

論曰：孔子曰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？」理宗在位長久，命相實多其人，若吳潛之忠亮剛直，財數人焉。潛論事雖近於訐，度宗之立，謀議及之，潛以正對，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？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，尚為賈似道所譽；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，不免為似道籠絡，晚年微露鋒穎，輒見擯斥。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，自處難矣。似道督視江上之師，以國事付王爚、章鑑、陳宜中，蓋取其平時素與己者。爚、宜中於其既出，稍欲自異，及聞其敗，乘勢蹙之。既而，二人自為矛盾，宋事至此，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當國者交歡戮力，猶懼不逮，所為若是，何望其能匡濟乎？似道誅，爚死，鑑遁，宜中走海島，宋亡。

文天祥

文天祥，字宋瑞，又字履善，吉之吉水人也。體貌豐偉，美皙如玉，秀眉而長目，顧盼燁然。自為童子時，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、楊邦乂、胡銓像，皆諡「忠」，即欣然慕之。曰：「沒不俎豆其間，非夫也。」年二十舉進士，對策集英殿。時理宗在位久，政理浸怠，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，其言萬餘，不為稿，一揮而成。帝親拔為第一。考官王應麟奏曰：「是卷古誼若龜鑒，忠肝如鐵石，臣敢為得人賀。」尋丁父憂，歸。

開慶初，大元兵伐宋，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，人莫敢議其非者。天祥時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，上書乞斬宋臣，以一人心，不報，即自免歸。後稍遷至刑部郎官。宋臣復入為都知，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，亦不報。出守瑞州，改江西提刑，遷尚書左司郎官，累為臺臣論罷。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。賈似道稱病，乞致仕，以要君，有詔不允。天祥當制，語皆諷似道。時內制相承皆呈稿，天祥不呈稿，似道不樂，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。天祥既數斥，援錢若水例致仕，時年三十七。

咸淳九年，起為湖南提刑，因見故相江萬里。萬里素奇天祥志節，語及國事，愀然曰：「吾老矣，觀天時人事當有變，吾閱人多矣，世道之責，其在君乎？君其勉之。」十年，改知贛州。

德祐初，江上報急，詔天下勤王。天祥捧詔涕泣，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，並結溪峒蠻，使方興召吉州兵，諸豪傑皆應，有眾萬人。事聞，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。其友止之，曰：「今大兵三道鼓行，破郊畿，薄內地，君以烏合萬餘赴之，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。」天祥曰：「吾亦知其然也。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，一旦有急，徵天下兵，無一人一騎入關者，吾深恨於此，故不自量力，而以身徇之，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。義勝者謀立，人眾者功濟，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。」

天祥性豪華，平生自奉甚厚，聲伎滿前。至是，痛自貶損，盡以家貲為軍費。每與賓佐語及時事，輒流涕，撫几言曰：「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」八月，天祥提兵至臨安，除知平江府。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，不遣。十月，宜中至，始遣之。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，封呂文德和義郡王，欲賴以求好。師孟益偃蹇自肆。

天祥陛辭，上疏言：「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，奮發剛斷之義少，乞斬師孟釁鼓，以作將士之氣。」且言：「宋懲五季之亂，削藩鎮，建郡邑，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，然國亦以寖弱。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，至一縣則破一縣，中原陸沈，痛悔何及。今宜分天下為四鎮，建都督統御於其中。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；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；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；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。責長沙取鄂，隆興取蘄、黃，番陽取江東，揚州取兩淮，使其地大力眾，足以抗敵。約日齊奮，有進無退，日夜以圖之，彼備多力分，疲於奔命，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，如此則敵不難卻也。」時議以天祥論闊遠，書奏不報。

十月，天祥入平江，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。天祥遣其將朱華、尹玉、麻士龍與張全援常，至虞橋，士龍戰死，朱華以廣軍戰五牧，敗績，玉軍亦敗，爭渡水，挽全軍舟，全軍斷其指，皆溺死，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，比旦皆沒。全不發一矢，走歸。大元兵破常州，入獨松關。宜中、夢炎召天祥，棄平江，守餘杭。

明年正月，除知臨安府。未幾，宋降，宜中、世傑皆去。仍除天祥樞密使。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，使如軍中請和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。丞相怒拘之，偕左丞相吳堅、右丞相賈餘慶、知樞密院事謝堂、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，北至鎮江。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，夜亡入真州。苗再成出迎，喜且泣曰：「兩淮兵足以興復，特二閫小隙，不能合從耳。」天祥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再成曰：「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，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。指揮東諸將，以通、泰兵攻灣頭，以高郵、寶應、淮安兵攻楊子橋，以揚兵攻瓜步，吾以舟師直搗鎮江，同日大舉。灣頭、楊子橋皆沿江脆兵，且日夜

望我師之至，攻之即下。合攻瓜步之三面，吾自江中一面薄之，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。瓜步既舉，以東兵入京口，西兵入金陵，要浙歸路，其大帥可坐致也。」天祥大稱善，即以書遺二制置，遣使四出約結。

天祥未至時，揚有脫歸兵言：「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。」庭芝信之，以為天祥來說降也。使再成亟殺之。再成不忍，紿天祥出相城壘，以制司文示之，閉之門外。久之，復遣二路分覘天祥，果說降者即殺之。二路分與天祥語，見其忠義，亦不忍殺，以兵二十人道之揚，四鼓抵城下，聞候門者談，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，眾相顧吐舌，乃東入海道，遇兵，伏環堵中得免。然亦飢莫能起，從樵者乞得餘糝羹。行入板橋，兵又至，眾走伏叢筱中，兵入索之，執杜滸、金應而去。虞候張慶矢中目，身被二創，天祥偶不見獲。滸、應解所懷金與卒，獲免，募二樵者以薦荷天祥至高郵，泛海至溫州。

聞益王未立，乃上表勸進，以觀文殿學士、侍讀召至福，拜右丞相。尋與宜中等議不合。七月，乃以同都督出江西，遂行，收兵入汀州。十月，遣參謀趙時賞、諮議趙孟溁將一軍取寧都，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，劉洙、蕭明哲、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。鄒瀰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，大元兵攻之，瀰兵敗，同起事者劉欽、鞠華叔、顏斯立、顏起巖皆死。武岡教授羅開禮，起兵復永豐縣，已而兵敗被執，死於獄。天祥聞開禮死，制服哭之哀。

至元十四年正月，大元兵入汀州，天祥遂移漳州，乞入衛。時賞、孟溁亦提兵歸，獨浚兵不至。未幾，浚降，來說天祥。天祥縛浚，縊殺之。四月，入梅州，都統王福、錢漢英跋扈，斬以徇。五月，出江西，入會昌。六月，入興國縣。七月，遣參謀張汴、監軍趙時賞、趙孟溁等盛兵薄贛城，鄒瀰以贛諸縣兵搗永豐，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。吉八縣復其半，惟贛不下。臨洪諸郡，皆送款。潭趙璠、張虎、張唐、熊桂、劉斗元、吳希奭、陳子全、王夢應起兵邵、永間，復數縣，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。分寧、武寧、建昌三縣豪傑，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。

江西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州，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。天祥不意恆兵猝至，乃引兵走，即鄒瀰於永豐。瀰兵先潰，恆窮追天祥方石嶺。鞏信拒戰，箭被體，死之。至空坑，軍士皆潰，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。時賞坐肩輿，後兵問謂誰，時賞曰：「我姓文。」眾以為天祥，禽之而歸，天祥以此得逸去。

孫槩、彭震龍、張汴死於兵，繆朝宗自縊死。吳文炳、林棟、劉洙皆被執歸隆興。時賞

奮罵不屈，有縶累至者，輒麾去，云：「小小簽廳官耳，執此何為？」由是得脫者甚眾。臨刑，洙頗自辯，時賞叱曰：「死耳，何必然？」於是棟、文炳、蕭敬夫、蕭燾夫皆不免。

天祥收殘兵奔循州，駐南嶺。黎貴達潛謀降，執而殺之。至元十五年三月，進屯麗江浦。六月，入船澳。益王殂，衛王繼立。天祥上表自劾，乞入朝，不許。八月，加天祥少保、信國公。軍中疫且起，兵士死者數百人。天祥惟一子，與其母皆死。十一月，進屯潮陽縣。潮州盜陳懿、劉興數叛附，為潮人害。天祥攻走懿，執興誅之。十二月，趨南嶺，鄒瀛、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，再攻懿黨，懿乃潛遁。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，天祥方飯五坡嶺，張弘範兵突至，眾不及戰，皆頓首伏草莽。天祥倉皇出走，千戶王惟義前執之。天祥吞腦子，不死。鄒瀛自頸，眾扶入南嶺死。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，至是劉子俊、陳龍復、蕭明哲、蕭資皆死，杜滸被執，以憂死。惟趙孟漯遁，張唐、熊桂、吳希奭、陳子全兵敗被獲，俱死焉。唐，廣漢張栻後也。

天祥至潮陽，見弘範，左右命之拜，不拜，弘範遂以客禮見之，與俱入厓山，使為書招張世傑。天祥曰：「吾不能捍父母，乃教人叛父母，可乎？」索之固，乃書所過《零丁洋詩》與之。其末有云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弘範笑而置之。厓山破，軍中置酒大會，弘範曰：「國亡，丞相忠孝盡矣，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，將不失為宰相也。」天祥泫然出涕，曰：「國亡不能救，為人臣者死有餘罪，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。」弘範義之，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。

天祥在道，不食八日，不死，即復食。至燕，館人供張甚盛，天祥不寢處，坐達旦。遂移兵馬司，設卒以守之。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，王積翁言：「南人無如天祥者。」遂遣積翁諭旨，天祥曰：「國亡，吾分一死矣。儻緣寬假，得以黃冠歸故鄉，他日以方外備顧問，可也。若遽官之，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，舉其平生而盡棄之，將焉用我？」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，留夢炎不可，曰：「天祥出，復號召江南，置吾十人於何地！」事遂已。天祥在燕凡三年，上知天祥終不屈也，與宰相議釋之，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，不果釋。

至元十九年，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，疑有變。未幾，中山有狂人自稱「宋主」，有兵千人，欲取文丞相。京城亦有匿名書，言某日燒蓑城葦，率兩翼兵為亂，丞相可無憂者。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，命撤城葦，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，疑丞相者天祥也。召入諭之曰：「汝何願？」天祥對曰：「天祥受宋恩，為宰相，安事二姓？願賜之一死足矣。」

然猶不忍，遽麾之退。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，從之。俄有詔使止之，天祥死矣。天祥臨刑殊從容，謂吏卒曰：「吾事畢矣。」南鄉拜而死。數日，其妻歐陽氏收其屍，面如生，年四十七。其衣帶中有贊曰：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，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」

論曰：自古志士，欲信大義於天下者，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，君子命之曰「仁」，以其合天理之正，即人心之安爾。商之衰，周有代德，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。伯夷、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，三尺童子知其不可。他日，孔子賢之，則曰：「求仁而得仁。」宋至德祐亡矣，文天祥往來兵間，初欲以口舌存之，事既無成，奉兩孱王崎嶇嶺海，以圖興復，兵敗身執。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，既壯其節，又惜其才，留之數年，如虎兕在柙，百計馴之，終不可得。觀其從容伏質，就死如歸，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，可不謂之「仁」哉？宋三百餘年，取士之科，莫盛於進士，進士莫盛於倫魁。自天祥死，世之好為高論者，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，豈其然乎？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